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王祖賢現身香港，行蹤曝光，遭狗仔隊偷拍，港傳媒口徑一致，直指昔日女神走樣，美貌變驢臉，懷疑她整容整壞了，一雙美眸變鴛鴦大小眼，王祖賢當即拍一輯全新照片，發在朋友的微博上，效果比起狗仔偷拍的照片自然很多。

王祖賢不用理走樣批評

王祖賢一用「直用」字樣，直至進入開口被機場人員要求她露出容貌，核對證件為止，她的行徑引來其他旅客的好奇目光，看起來滑稽惹笑，想深一層感悲哀，大家一直關心失意避世他的她，也曾傳她出家，如今她沒事人一樣出現問題，也曾傳她出家，如今她沒事人一樣出現，得到的反應不是歡迎她，為健康無恙享受逛街樂趣的公平高興，而是無情、不留餘地批評她的容貌，她高興，今天她又沒宣佈自己是大美人，又沒要憑美貌賺取大家的一分一毫，實在沒需要承受大家對她評頭品足。

「人中」之龍

觀察一個人壽命長短的重要部位，所以它會有「壽堂」這個相學名稱。中醫理論指出，人中實屬任脈和督脈兩條重要經脈的交會點，所以人人生得愈長、愈深及愈闊的人，代表身體的血氣愈充足，故此體魄亦愈強健，正好解釋了為何人中能反映壽命長短道理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漢武帝一生雄才大略，但竟然曾為短小的人中而耿耿於懷！人中，即鼻子與上唇中間的小坑，又名「壽堂」及「子庭」。據說漢武帝當年醉心修仙之術，其中有高人告訴他，人中的長度能反映壽命的長短。例如一個活到九十五歲的人，其人中便會有一吋長，可憐身為九五之尊的漢武帝，人中的長度卻只有半吋多，難道理應鴻福齊天的他，連六、七十歲也過不了？

生命的超載

楊絳每天給他精心做飯。菜做成糊糊。魚做成粥，把小刺一根根挑出來。那段时间，錢鍾書住在北京醫院，錢瑗住在西郊的醫院，楊絳兩邊奔走着，疲於奔命。錢瑗擔心她去醫院看她太勞累，總是說自己的病已經好很多了，不要她去看她。楊絳只能經常打電話給女兒，她們在電話裡，聊「甚麼最好吃」。

錢瑗於一九九六年初已診斷為肺癌轉骨椎癌的末期，她怕父母擔心，說可以治癒的骨結核症，在入醫院後，矢志要在病榻寫一部《我們仨》，但病情惡化。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，醫院向家人通報錢瑗病危，楊絳方知真相，忙勸女兒「養病要緊，勿勞神」。錢瑗只好擱置寫作計劃。《我們仨》只開了個頭，其餘部分由楊絳完成。

琴台聚

彥火

一九九五年，錢瑗生病了，咳嗽，腰疼。到後來，她竟起不了床。她的學生把她送到醫院去的時候，她還故作輕鬆地對楊絳說：「媽媽等著我，我很快就回來。」

錢瑗於一九九六年初已診斷為肺癌轉骨椎癌的末期，她怕父母擔心，說可以治癒的骨結核症，在入醫院後，矢志要在病榻寫一部《我們仨》，但病情惡化。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三日，醫院向家人通報錢瑗病危，楊絳方知真相，忙勸女兒「養病要緊，勿勞神」。錢瑗只好擱置寫作計劃。《我們仨》只開了個頭，其餘部分由楊絳完成。

夜遇拾荒

腋下夾著個塑料編織袋，從路旁黑咕隆咚的花墩裡擠出來。夜色漆黑，藉著附近散射來的燈光，我一眼便認出她是後院的鄰居。後院的鄰居是老兩口，都約莫六、七十歲，我搬到鎮上居住後才認識他們。從一開始，我就管他們叫大爺大娘。我住的這個地方是個回民區，整條巷子只有三戶漢民：東院、後院和我家。東院是鄰縣人，常年在福建一帶打工，很少回來居住。後院的大爺大娘經常院門緊閉。我和妻子上下班天天從他家門口經過，見他們的次數卻不是很多。

遠就打招呼。如果是提著、背著垃圾，和她走對面她都低著頭繞過去，裝作沒看見，不搭理對方。開始幾次我還和她打招呼，見她不理睬，後來就明白了。她內心深處，可能是深深地自卑，怕別人取笑或看不起她。以大爺和大娘現在的情況，出門討錢都不為過。靠自己的雙手撿拾點垃圾換錢，靠勞動養活自己有甚麼丟人的呢？大爺年輕時還是村裡的甚麼幹部，年齡大了變成這種境況，我還是有些不能理解。或許，這與他太過正直有關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。大爺家也不太和諧。我們成為鄰居三年多，印象中從沒見過他大兒子和兒媳回來過。他的二兒子一兩個月回來一趟，回來後就經常聽他們吵架。有時候是因為幾個月沒交電費村裡來催，有時候又是欠了自來水公司的水費。孩子不在家，兩老口有時也吵架，多是因為家裡困難，幫不上孩子結婚、買房及生活的忙。有時是大爺聽到了些閒言碎語，埋怨大娘到處撿拾垃圾丟人。

請。大爺大娘沒受過高等教育，一輩子都生活在村鎮上，接觸的都是些和他們一樣說話粗聲粗氣不懂修飾的鄉鄰。這些人中，嫌貧愛富的肯定有，有些人的言語難免很露骨，很低俗，讓他們難以接受。不說他們，就算受過高等教育、正規教育的，自以為高人一等戴著變色眼鏡窺視別的人，照樣有不少。看不起、諷刺、挖苦別人的人不一定多，卻幾乎到處都有那麼一小撮。我在醫學院讀書時，就經歷過這樣兩個「小插曲」。病理課上，剛剛研究生畢業的一位年輕老師，給我講課講到興頭上，東扯西扯扯到了抗日戰爭年代，講到微山湖地區的落後。他說，微山湖那邊的農人，吃飯到現在還習慣一人端一個碗，蹲在門檻上喝。有時碗裡的飯太熱燙嘴，他們就雙手抱著碗，沿著碗口啣溜一口啣溜一口轉著圈喝。那老師邊講邊模仿，有點兒貶低農人的意味。一位姓馬的同學突然站起來，很禮貌地問老師。「老師，我就是您說的微山湖農村出來的，看您學得這麼像，想問問您那時見過嗎？」病理老師被這突然一問噁住了，有點下不了台。他馬上道了歉，並解釋說絕無看不起微山人的意思。發問那位同學，在我們班當時成績不算好，一般甚至偏下一點。不過，他會說山東快板，有韌勁，交際能力和人緣都挺不錯。畢業後我們一直沒再見過面，聽說他考上了一家醫科大的臨床研究生，這會兒怕是早已畢業多年了。另一個小插曲與我的筆名有關。我發稿時，除了報刊有特別要求，一般都用「星袁蒙沂」這個筆名。「星袁蒙沂」倒過來念，就是「沂蒙袁星」，意思是沂蒙地區的袁星。有天晚上，與鄰班一女孩在網吧上網。我在瀏覽網頁，她坐我旁邊的位子上用QQ跟別人聊天。我正看得入迷，她晃了晃我胳膊，呵呵笑著看看我再看聊天記錄。只見聊天記錄赫然寫道：「美女，你是哪裡的？」「山東最落後地方的。」「噢，沂蒙山區的啊！」女孩以鬧著玩的口吻跟我說：「看著了沒，我以為別人都會認為我們沂蒙最落後呢，弄了半天是你們那兒啊！」女孩是我的異性好友，除了說笑，當然沒有挖苦和刺痛我的想法。那事之後，我便把筆名定格在了「星袁蒙沂」上。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，以綿薄之力背著家鄉的名片，到處宣傳。沂蒙山區已不僅僅是那個過去的紅色革命根據地，已不僅僅是過去那個貧窮落後的地方，她正在一點點發展壯大，正在譜寫著富強文明的篇章。大爺大娘生活在小村鎮，夜晚出門拾荒；我那位兄弟工作在省城，結婚不敢邀請身體殘疾的兄弟。歸根結底，這不全都是他們的錯。生活工作的環境不同，可他們都不得不事事小心應對，警惕隨時隨地都可能被無聊者窺視的侵襲，就如我和同事閒聊時，曾被別人冷嘲熱諷過一樣。夜遇拾荒極不安全，柏油路上車來車往，大娘卻得獨自外出。從天黑到天亮前的十多個小時裡，她四處穿梭著，找尋著路邊那些被人丟棄的報紙、塑料瓶、乾樹枝等，週甚麼都拾。窘迫、自卑、惶恐、無奈，她內心的滋味，迫使她夜行的人，怎麼會懂？



網上圖片

百家廊 袁星

腋下夾著個塑料編織袋，從路旁黑咕隆咚的花墩裡擠出來。夜色漆黑，藉著附近散射來的燈光，我一眼便認出她是後院的鄰居。後院的鄰居是老兩口，都約莫六、七十歲，我搬到鎮上居住後才認識他們。從一開始，我就管他們叫大爺大娘。我住的這個地方是個回民區，整條巷子只有三戶漢民：東院、後院和我家。東院是鄰縣人，常年在福建一帶打工，很少回來居住。後院的大爺大娘經常院門緊閉。我和妻子上下班天天從他家門口經過，見他們的次數卻不是很多。

大爺和善，總是笑容滿面。如果不是笑起來臉上那一抓一大把的皺褶出賣他，光論心態，一定會誤認為他就是個標準的頑童。我兒子偶爾從老家回來一趟，街坊鄰居間，就數和他逗得最歡實。大娘的性格與大爺大不一樣。她沉默寡言，舉止拘謹，走對面遇上時，都很少和鄰居打招呼。似乎天天悶在家裡，就是她全部的生活。對於大爺大娘家的情况，我一開始不知道，後來慢慢了解了些。大爺的兩個兒子都是教師，在外鄉鎮教書。大爺沒啥工作，也不能種地了，兩老口就靠大娘撿拾垃圾賣錢生活。在我們這個胡同附近，靠撿拾垃圾賣錢謀生的，只有後院的大娘一家。整天撿拾垃圾的，在我們這個小鎮上，我也沒見過第二個人。以大爺大爺的年齡，其他活確實不能幹了，撿拾點垃圾生活，也許是最佳選擇。大爺的兩個兒子，我很少見，估計條件也不會多好。他們結婚買房之類的事情，只能靠自己張羅和打拚，父母一點也幫不上他們。供他們讀大學的錢，都是大娘整夜整夜撿拾垃圾換來的。聽說大娘眼神不好，怕光，白天看不清東西，晚上相對還好些。我們這個胡同的人都這麼說。在路上遇到大娘時，如果她空著手心情好，隔

這話的烹飪方式，我小時候就試過，因為都是燒木柴，又要扇風讓火候夠大，就是古代的烹飪了。如今的烹飪，沒有了木柴，不必扇風，已經失去了烹的原意了。也許在中國內地的鄉村地方還可找到這種古風，現代大城市已經找不着了。這個烹字，下面有四點的火，所以無火不成烹。但如今的烹飪節目，很多都看不到火的，因為都用電子爐或電磁爐了。如果真要考究烹飪的話，那應該叫做電烹才對。烹飪的發展，由字面的本義可以得知，最早的烹食方式是直接燒烤，或者把食材放在樹葉或樹皮上燒烤，然後發展到石窯。到鐵器和陶器產生之後，真正的現代烹調技術才慢慢演變出來。現代講求環保減排，最好的方法，據使用過的朋友表示，用電子爐最為穩電，比使用煤氣省錢，顯然電烹會更時髦。

只要打開電視台，不管是無線電視或收費電視，數數者，一天有多少個烹飪節目，收費電視更設有專門談飲食的台，二十四小時播不停。所以嘴饞，打開來看看就可看圖解饞了。這麼多的烹飪節目，人幾乎都或多或少看過。但是，烹飪兩個字的本來意義是甚麼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於是我不去查書。原來《易·鼎》的卦辭中說：「以木巽火，亨飪也。」亨，古代通烹字。飪，是指食物成熟的程度。亦即古代說的烹飪，是以木為材料，生個火，異個風，就達到一定溫度的火候，把可以吃的食材放在上面，燒到熟就是烹飪了。這話的烹飪方式，我小時候就試過，因為都是燒木柴，又要扇風讓火候夠大，就是古代的烹飪了。如今的烹飪，沒有了木柴，不必扇風，已經失去了烹的原意了。也許在中國內地的鄉村地方還可找到這種古風，現代大城市已經找不着了。這個烹字，下面有四點的火，所以無火不成烹。但如今的烹飪節目，很多都看不到火的，因為都用電子爐或電磁爐了。如果真要考究烹飪的話，那應該叫做電烹才對。烹飪的發展，由字面的本義可以得知，最早的烹食方式是直接燒烤，或者把食材放在樹葉或樹皮上燒烤，然後發展到石窯。到鐵器和陶器產生之後，真正的現代烹調技術才慢慢演變出來。現代講求環保減排，最好的方法，據使用過的朋友表示，用電子爐最為穩電，比使用煤氣省錢，顯然電烹會更時髦。

呼不忍拋棄。香港同樣深潭有國際地位的有灣仔、銅鑼灣、筲箕灣、中環等等，對台北遊港旅客說灣仔怎樣走，大家都容易明白，換了一個叫法，如大坑、跑馬地等，就未必明瞭，如是此類稱謂具有各地之歷史及時代價值，同樣情形，廣州之荔枝灣、西關等亦沿用至今，但更老些的稱呼如十八甫、雙門底等現在已甚多人不知所指了。再古老和遙遠的舊稱，莫過於莫斯科之「紅牆」和「冬宮」，現代中國人仍然記憶深刻。但南京中山陵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則很多人不易想起，而「天安門」則多數人如何所指。漢代司馬遷寫《史記》寫下很多歷史文獻，但明清多代之岳飛、文天祥等，許多人已分不出何朝何代。追溯歷史是遠的清楚過近的，正如我們年追對童年記憶往往清楚，而近在眼前如昨天吃了甚麼菜則多數忘記不起。